

國粹學報

第三卷
第四冊

○○第六年國粹學報更定例目

神州古國學術肇興繩繩千年不絕一綫東周失官學迺在野漢崇利祿史公所悲亦越雍乾文網愈密英著材士知能莫騁託于經說志晦微顯是曰樸學世運一變遂成學風大師宿儒傳壹精神歸于故雅著述等身遍在江海道咸以後學風少衰簡帙零落日漸湮沒不有蒐集罕睹微文罔逸拾殘當與同志庶幾復古無愧先民爰區篇目著于左方庚戌正月鄧實記

通論

經篇

史篇 政學 地理學 目錄學附

子篇 理學附

文篇 小學附

博物篇

美術篇 金石學附

叢談

撰錄

藏書志

紹介遺書

報告

一每篇分爲內外內篇錄本社自撰稿及生存人著述外篇則錄前人舊著

一外篇所錄皆前人未刊著作或刊而版卽佚爲世所罕睹者或全書浩繁或

叢書彙刻而其文實有關於學術源流之大者亦錄刊一二

一每期不必每門均齊每篇不必內外皆有然所缺總不過一二門而止

一外篇所錄前人著作按期刊入不使間斷各種至年終必爲刊完以便彙訂

成叢書

一所分門類不盡與四庫全書總目合者小學不入經篇而入文篇

積字成句
積句成文

金石不入史學而入美術篇

金石在美術
類雕刻中

蓋報章體裁意自微異也

通論

○○與王鶴鳴書

章絳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秘藏。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于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八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侯王。名不確確。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卽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于千駟。漢武好仙于時有二巫師一樂大之禍靡財以營祠祀害祇一時仲舒行誅心之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法其害千年未極君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卽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

簿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寔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

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

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搆摭公羊以爲奇觚。今文之學雖自莊存與劉逢祿後遂成門戶以今文爲宗教而趨勢者多附翁潘二家金石刻畫厚自光寵。

然尙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張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

彬彬向風。其寔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古今異宜漢唐法制論繼周之道若繁露白虎通義諸說在漢猶不可盡行今日欲以三統五行之說定人事此何爲哉且公羊師說亦云孔子爲漢制法而已今則言爲百世斷

法此又恩于公羊博士也學者在辨名寔。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尙。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

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

有規。架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帚。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尙

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

遠甚。此兩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邱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言先黃老。後

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寔游俠貨殖諸篇。一予豪猾。一予齊民。此爲後

瘠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尙辭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蕤蔓之辭。似若放曠。其寔皆爲國事發憤。阮嗣宗左太冲亦似之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悲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鼂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如前世賈馬諸者甚衆。近則江戴段錢諸老以弟子取師者多矣。修辭立誠。豈爲門戶。彼其有過亦如日月之蝕。無損於明。所以匡救而不隱也。循是以推。理學亦有現量。比量可稽。論相窮真。理自見。而元明以來。此學多分門戶。弟子無敢有取其說者。餘姚之學。說門戶之見。復甚于昔。是其師說者。推明起而相抗。而其弟以宗教視之。然則專守師說者。卽誣其師。亦仍世益光。匡本收其過將順其美。不以曲意彌縫。不以然悻言擁衛。理學之業。亦仍可仍世益光。

何至萎絕不起如今日哉然則廣言樸學其科甚衆非特說經解字審音明算而已

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爲衆苟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如是矣足下又云學校雖劣猶瘠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睹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盡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闔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開小學經訓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使人苟始何學術之望且主幹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篋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窶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也

通論

○○駁皮錫瑞三書

章絳

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雖多持緯侯扶微繼絕。余甚多之。其後爲王制箋。經學歷史春秋講義三書。乃大誣謬。王制箋者。以爲素王改制之書。說已荒忽。然王制法品盡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專在錫瑞也。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顧妄。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爲。愚誣滋甚。及爲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說。糅雜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錄。蓋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爲衡。提要者。蓋於近世書目畧爲完具。非夫別錄七畧之儕也。其序論多兩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錫瑞爲之。恆惑茲亦異矣。又其稱湖南文化。始自唐劉蛻登進士科。延及曾國藩輩。以彰進化。速疾案湖南人士始後漢桂陽蔡倫。倫誠宦者。然史稱其有才。學校讎經典。倫實監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樹膚魚網爲紙。中夏文化升降之迹。倫有力焉。其後蜀

有蔣琬劉巴之徒興于零陵琬代諸葛亮執政成勞炳然巴在漢末稱高士聲及吳會諸葛亮自言運籌帷幄不及子初遠甚譽或少過然蜀世文誥策命皆巴所爲誠文章之雋也及晉有桂陽羅含桓溫稱之以爲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文苑傳書其文迹可覩者有湘中記時見援引盛道湘水之美信而有徵是數子者皆湖南之令異方君子猶時想其末風絕流錫瑞不舉獨以劉琨爲初將崇重科舉惑其神志抑數典而忘稽古乎漢晉遺事猶不能悉何況黃唐之世文武之時謂孔子以前舊無文化亦其所也余既覩錫瑞書傷其蕪亂又將迷誤後生駁議云爾

孔子作易駁議

漢世有言孔子作春秋未有言孔子作易皮錫瑞以爲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繫辭繫辭者謂卦爻下辭也繫辭傳則爲弟子所作案左氏傳所載策辭錫瑞將謂古文難信今姑不舉且以大傳史記及他書所記爲質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吾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若所云繫者卽是卦爻下辭。彖象當何所指。若以彖傳象傳當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說解其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爲之。何必文王若專定其名者。羨里之囚七年所定無過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謬二也。連山歸藏載在春官太卜。錫瑞或不信。桓譚新論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于太卜。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此漢人所明見。不可誣也。孔子亦云。吾得坤乾。郭璞在晉猶引歸藏。齊母鄭母諸經。歸藏當殷已有。辭周易爲周時所用。不爲繫辭而待魯國儒者於六百年後爲之補苴情事。相違其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爲重名。四十九爲奇名。其字財七十九。夫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書契之恒制。七十九名書之版牘則足矣。安得有韋編縱令在策。其文既寡。其義又少。諳誦其名數日則了。而遠待數年之功。繩爛革敝。乃得認識何聖人之徇齊而今鈍拙若是其謬四也。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學者非自習其著作之名。故當抽讀他人成語。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舉之。若舊無卦爻辭。當何所學。其謬五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中古其爲文王則

明。今云卦爻之辭。作自孔子。又云大傳是弟子作。師徒相接。必不謂之中。古中。古已作。必不遠待孔子。若云重卦稱作。非必繫辭。上遺伏羲經始之功。下棄尼父成書之業。徒取中流。又無其義。其謬六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道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若文王不繫辭。則大傳爲妄說。若云卦名爲辭。名卦者其功微。成書者其功巨。顧不曰易興定哀當素王。與七十二君之事。獨綢繆于姬氏舊王。而沒本師之績。是舉其微而遺其巨。詳其遠而畧其近。其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屬。非文王所宜言者。鄭衆馬融嘗以爻辭出周公矣。要之文王親見箕子。何不可錄。其人山川羣神帝王所常祀。甯知殷王無享岐山者。必謂文王自擬乎。且易當殷末故事。狀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當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舉。周世遠不舉。虞夏獨以殷事爲言。違其情勢。其謬八也。文言爲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白作爻辭。又自設問以明其意。既非辭賦。何容有此。公羊穀梁夏小正喪服諸傳。難此文近起漢世。周時惟辭也。其謬九也。若曰文言繫辭二傳皆著子曰之文。故賦有此。未有施諸說經者也。

不得言自著。尋子者男子之美稱。夫子者卿大夫之尊號。誠不得自據也。然司馬遷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孫亦自題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言遷書署太史公者。則東方朔爲書之。若然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謂大傳出于門下。可云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耶。其謬十也。序彖象說卦文言皆傳也。卦爻辭則爲經。若繫卽卦爻辭者。史記當列文。最先何故退就序彖之下。文在傳次。而以爲經。其謬十一也。左氏記載筮辭。容爲今文家所不信。太史公世治周易。談受易子楊何遷亦自云正易傳于左氏內外傳所錄。悉載在世。家言若知爲孔子作者。當辨左氏之非。縱無駁證。猶當剷去其文。今則繇篇繇牒往往而見。曾無存疑之辭。旣以遷書爲據。而云辭由孔子其繆十二也。傳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錫瑞直以已意斷其有無。吾見世之妄人多矣。於皮氏得一焉。

孔子制禮駁議

禮五十六篇皆周公舊制。記言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

書。此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

此猶漢末玉佩制亡。惟王粲能記其法。非王粲以前無玉

佩而自祭始制之也。

俗人疑禮爲孔子所制。證以孟子所舉滕文公行三年喪。其父兄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無三年喪制。

此本毛奇齡說。然

孟子時諸侯去其籍久矣。滕父兄言不足證。春秋左氏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又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曾申者。左氏之徒。其言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鬻之食。

自天子達。明春秋已有三年喪制。杜預以爲卒哭除服。既反。傳義。滕父兄言魯

先君莫之行。者。卽以昭公大蒐之事爲法。非周典也。雖然。天子諸侯有朝會。泣

政之典。是故康王在喪。麻冕黼裳。以受朋。度出在應門。猶受黃朱之乘。退則釋

冕。而反喪服。明出入異容矣。孔子曰。高宗諒闇。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此蓋

殷制。有然。周時臣爲君亦三年。自士以至三公。其服無等。天子葬期七月。則冢

宰百官皆在倚廬。若背殯行事。則持喪爲虛。若相隨居喪。則政事將廢。冢宰以

下既有聽政之期。明天子亦臨政御門。自若反在喪次。然後寢苦持衰。春秋宋平公卒。寺人柳熾炭于位。元公將至。則去之。比葬。柳遂有寵。惟寢苦無牀。故當以炭溫地。言其將至。又明不終日在喪次也。若夫士喪之禮。柩在殯中。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踰月而葬。故有力者足以堪此。天子葬期七月。諸侯五月。瘠墨過甚。非有所能堪。然則居廬食鬻。上下所同。兼御菜果。宜其異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古文典籍所同。獨以記言中月而禫。遂令鄭王異說。二十七月之制。自鄭始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時去僖公之薨。適得二十五月。故左氏以爲禮。喪制計月本兼計首尾葬期亦然非如今人刻日而計也若從舊義。爲已禫未踰月。若從鄭說。亦大祥以後也。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縞冠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杖。自麻屨無約。醯醬乾肉出聖室。始居內寢。按小功成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既葬緦裳如故居。內寢故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三年之喪。大祥以後服十五升布。其縷已紕于小功之末。雖不得行親迎納幣。固無嫌矣。蓋冠昏皆嘉禮。然情欲之事。于喪有簪成。

人代父在喪則宜是故三加之節在殯而行成王因喪冠可證蓋別內之制及禪猶厲納幣輕于親迎重于加冠故既祥則可以行斯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雖依鄭義左氏說猶可通況于古者三年之喪舊典皆云二十五月而畢哉後人不曉變除直以三年之喪始終若一進者則云魯文喪娶退者又言卒哭除服其它見春秋諸侯在喪不廢朝聘因以古制無三年服豈悟共主領錄九服邦君亦有鄰交居廬蒞喪事不偏替者乎毛奇齡好爲誣說皮錫瑞又據孺悲學喪之文以爲禮始孔子亦其謬矣士喪禮固言書不言作喪服禮兼上下又非士喪之篇文不相涉記檀弓曰魯人朝祥而莫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當云三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久不行邪記檀弓又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自斬衰三升下至緇麻十五升抽其半其爲精粗異度繁碎亦甚矣獨有制禮自上民胥效法故織任之家素備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縱令偏行魯國自適士以至府史胤族猶當萬數倉卒制之何由得布

按今人雖欲持衰而不得故卽以布之精粗不能如法故

也

若不自置邸店親課女紅布縷既不中程則衰無以當物唐爲文具將安設施此則自衛反魯五年之中專爲縫人賈販猶懼不給固無刪述六經之暇矣又若制禮昉于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猶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不作士喪禮待哀公問然後發之君則失偏臣則失缺其違于事情遠矣即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寧知今之禮經非老聃制之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正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自周室不下庶人其後禮崩樂壞當孔子時而已不具故儒者不得篇篇誦習若制自孔子者下逮齊宣財百有餘歲非殘缺之限孟子又無容不學也墨子節葬篇曰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孺子期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其作非儒又以是專斥儒者說苑修文篇亦云儒者喪親三年此由喪禮廢缺獨儒者猶依其法故名實專歸之古者刑書本無短喪之罰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漢世黽錯翟方進

爲三公遭親喪。猶不去官。若以周公時。未有喪制。故晚周無三年服。漢世士禮。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見晚周無持齊斬者。卽云喪禮自孔氏制之。見漢世無持齊斬者。復可云喪禮自二戴制之邪。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晚世尊公旦者。黜孔子以爲先師。訟孔子者。又云周監二代。實無其禮。不悟著之版。法姬氏之功。下之庶人。後聖之績。成功盛德。各有所施。不得一槩以論也。

(未完)